

我们要寻找第三只

老虎 这一只

像别的一样

会成为我

梦幻的一种形式

人类词语的

一种组合

不会是有血有肉的老虎

在神话以外的世界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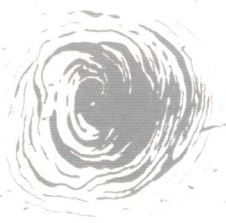
踩遍大地

—J·L·博尔赫斯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北方图腾

高光
著





北方图腾

高光 著



ADH97/03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北方图腾 / 高光著. — 北京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2005.5

ISBN 7-5033-1831-7

I. 北… II. 高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26442 号

书 名: 北方图腾

作 者: 高 光

责任编辑: 刘立云

封面设计: 符晓笛 李春岭

版式设计: 涅娃风格设计室

责任校对: 刘晓京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**邮 编:** 100035

电 话: (010) 66531659

E-mail: jfwy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A5

字 数: 243 千字

印 张: 11.25

印 数: 1-8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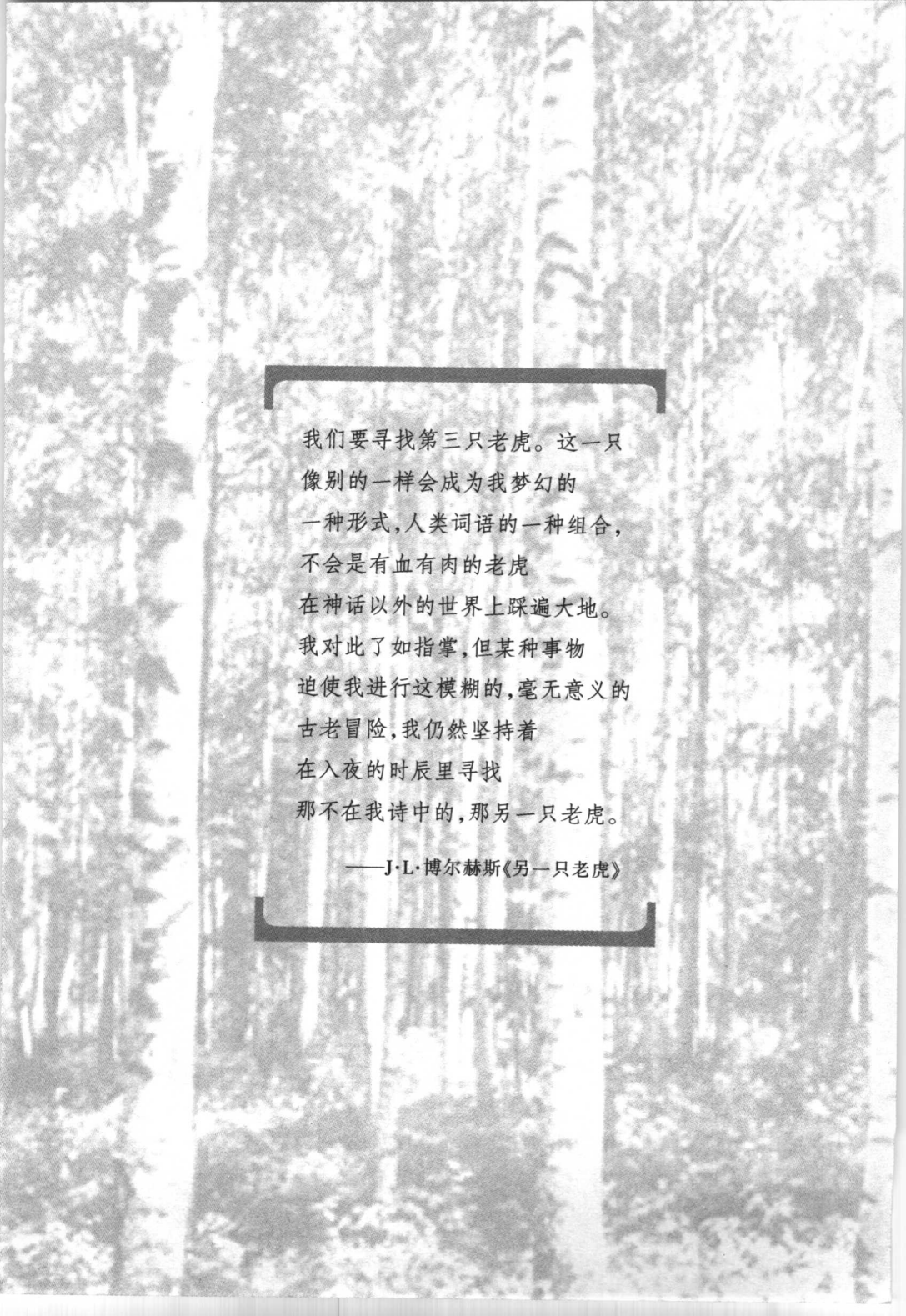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: 2005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33-1831-7/I.1428

定 价: 22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

我们要寻找第三只老虎。这一只
像别的一样会成为我梦幻的
一种形式,人类词语的一种组合,
不会是有血有肉的老虎
在神话以外的世界上踩遍大地。
我对此了如指掌,但某种事物
迫使我进行这模糊的,毫无意义的
古老冒险,我仍然坚持着
在入夜的时辰里寻找
那不在我诗中的,那另一只老虎。

——J·L·博尔赫斯《另一只老虎》



目 录

1	第 一 章
23	第 二 章
45	第 三 章
57	第 四 章
77	第 五 章
96	第 六 章
112	第 七 章
127	第 八 章
142	第 九 章
158	第 十 章
175	第 十 一 章

190	第十二章
210	第十三章
227	第十四章
241	第十五章
259	第十六章
275	第十七章
290	第十八章
307	第十九章
323	第二十章
338	第二十一章



第一章

三个老家伙是从林子里请下来的，请他们下山。日本兵头一回没拿枪，戴着白手套。翻译说，岸谷中将请你们去，只说说话，不干别的，你去吗？老冬狗子说，不去，去干啥？翻译说，请你去，你要不去，就不是请了，去吧！老冬狗子知道小日本子横蛮，惹不起，就穿上皮袄，来了。一共三个，龇牙露齿的小个子是金富海。下牙包住半拉儿上牙床的是吴大嘞嘞。身子骨巴巴瘦的是罗嗑巴。金富海说话像打枪，吐一个字一粒炮子。吴大嘞嘞说话比比划划的。只有罗嗑巴不说话，他一说，都得先说“那啥”，说一句话，足有三五个“那啥”。岸谷隆一郎是通化省、安东省的警署署长，精瘦，长得跟罗嗑巴似的，一见面，罗嗑巴说，那啥那啥，你那啥比我瘦。金富海不出声。岸谷拿出酒来，摆上，说，请你们来，是我的意思，我原来是大学里教书的，我喜欢听中国的古话儿，你们有满肚子的故事，打猎的，采金的，挖参的，伐木的，啥都行。我不愿意当军人，我只愿意教书。我回国了，可以出版一本书，讲中国长白山老林子里的神奇故事，行不行？



罗嗑巴说,那啥那啥,啥意思?金富海说,让我们说古。吴大嘞嘞说,有酒有菜,造。有啥说的,就说。

喝着溜儿酒,头道烧锅出的清水溜子酒,劲儿大,又绵软,喝时就着小菜,狍蹄筋儿,筋头巴脑的,老狗子人老牙不老,就低下头咬。蹄筋在手里丢儿荡地颤。讲古,讲山林,像山里的泉,一道道,一湾湾,曲曲折折,用这些对付日本人,哪还不由着你满口跑火车?

吃啥补啥。地包天的吴大嘞嘞当仁不让,他觉得吃了人家小日本子的狍蹄筋儿,总得讲点什么,反正那些事儿塞在肚子里沤着也是沤着,说些给岸谷听听也没啥。他就说,吃啥补啥,中国人讲究这个,比如逮着了熊,你得赶紧把胆弄出来,生剖熊胆最好,气臃臃的熊胆最大,汁儿多,不管它怎么叫,怎么嗷,拿胆,熊胆过劲儿就不新鲜了。拿刀割它的腹,活剖拿胆。下手要狠。把胆吊起来,吊老林子枯枝上,嗖一阵子冷风,干得快。要老炮自己个儿动手,挖心。大家伙的左肩胛那儿长一撮白毛,白毛下就是熊心,剝出来,扔雪地上,拿手揉,揉搓得雪碴碴儿像是刀片儿,都在那熊心上粘着,一抖,雪碴儿刷刷落。熊心有点硬,行了,开吃。生性的老炮就干嚼,咬得咯吱咯吱响。不尿性的,得就酒,一口熊心一口酒,嚼。嚼熊心吃豹胆,为啥不吃熊胆?熊胆太苦,人抗不住,你懂不懂?吃豹胆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啦,你打死了豹子,先得祭祀,豹子是神,是老山神把头的看家狗,杀了他的看家狗,他能待见你?你得先祭他,在一人高的树上剥树皮,刻上眉毛鼻子眼睛嘴巴,刻时得虔诚,嘴里得念叨着话儿,请求宽恕,恭敬呢。嘴得刻大点儿,老山神把头的嘴大,在山里,他说了算。吃豹胆时你得跪着,冲老把头的大山头跪着,嘴里说:多谢老山神把头,把你的看家狗给吃了,请再养一条吧。拿出豹子胆,从胆



皮上咬破一个口子，龇牙咧嘴吸胆汁。大炮先咬，挨个儿喝胆汁，不兴叫苦。一人喝一口，生喝，豹胆连筋带血，喝得满嘴淌血，胆汁进了肚，肚子里虫子什么的都完了，一下子全给杀了。喝过豹子胆的炮手，一辈子嘴苦，亲不得女人。给他一亲过的女人，阴天下雨嘴泛苦浆，把女人的心也熬苦了，一辈子记恨你。你喝得狠，喝得香，老山神把头才高兴……你是小日本子，不懂咱中国人的心思，这打猎是本事，也是学问。中国人讲究个吃啥补啥，吃了熊心豹子胆，你就是山神老把头的人啦。要是打虎，就不能打别的猎物了吗？那是。山里人讲究的是：拿大不打小，打小不拿大。你打虎，别的什么猎物就不能动，只拿虎，虎是山神老把头的心头肉，你得恭敬着，小心着，屁颠屁颠的，才行。要拿虎，看你有没有那本事了，你见过虎吗？谅你也没见过。只是看画看过吧？虎是什么？夜里一走，像两盏灯，晃晃地过来了。白天你看不见它，等你看见它，小命就没了。虎扑人，先不扑，只听见呼呼的风响，是大爪子来了。看那草，刷刷地向两边分，像水里的浪，豁刺刺炸开，中间就扑来一只大虫。中国人叫虎叫大虫，也叫山神爷，大眼贼，还叫大爪子。你想拿它，不易呢。什么？用机枪打？不行，你一举枪，它早扑上来了，大爪子一搭，你没命了。在它眼里，你只是一道小菜。对啦，你琢磨咱中国的狩猎经有啥用？日本人也不打猎。你那小国小，没什么猎物，有虎吗？没有。咱猜也没有。你专琢磨中国的炮手，写书，写上咱是咋打猎的，是不是？你告诉日本人，咱中国人的本事，不是三天两日能讲完的。

三个老人都是地道的老冬狗子，也有人叫他们老冻狗子。专指那些在山里住了许多年，轻易不下山的老山把头，老



放参人,老炮手,老山货。一个个精精瘦,皮筋巴骨,眼睛贼亮,骨碌碌地转,满肚子都是故事,满脑子都是山,都是沟里杳晃的稀罕物什儿。讲起山来,讲起狩猎经来,令日本教授岸谷隆一郎五体投地。他说:日本人的文化与中国相通,可就没有这狩猎文化。老冬狗子乐了:那是那是,你那疙瘩小啊,有什么可打的?哪像咱大林子,咱这儿有三江,有乌苏里江,有松花江,有黑龙江,三江冲出一块大平地来,林子里飞着闹着海了去的飞禽走兽啦。有丹顶鹤,有海东青、天鹅、老雕、鹭鸶、鹌鹑、榛鸡、树鸡,人家也叫飞龙,咱原来的大清朝拿它当贡品呢。还有野鸡什么的,光鸟就不下千种啊。有紫貂、水獭、猞猁、狐狸、灰鼠子、松鼠,老鼻子活物啦。还有大牲口,东北虎、黑熊、獐子、梅花鹿、马鹿、狍子、狼、豺狗子、豹子、穿山甲、狻猊……哎呀,你说什么没有吧?听说过长白山的三种怪玩艺儿吗?有一种鱼,叫倒鳞鱼,谁见了它准没命。它是老山神把头的报讯儿鱼。还有貂熊,我一辈子没见过,是老山神把头的伴儿,陪老山神把头说话的,是山里惟一能说人话的家伙。还有一种蛇叫困龙,说是天上的龙生下的,龙生九种,九种各别,它就是一种龙,在山上盘着缠着,只吞砬子上的老参,吃露水,变九回色,它就不再是蛇了,成了龙。先是黑的,变成黄的,最后是红色的,再是白色的,得熬上几百上千年的功夫,最后成了白蛇,身子可是越变越小,等它变成了白蛇,小得像一根筷子,天天爬上人参砬子,舔食那千年山参,吸它的浆。山参是什么?是女人,是血气足的女人,知冷知热知情知趣身子白白的女人,给它缠着吸着,吸没了血,最后只蜕剩一张薄皮。它长大了,忽地下大暴雨,雷鸣电闪的,它变了,浑身淋足了雨的小白蛇一闪变大了,成了精啦,它一飞上天,成了龙。你当天上的龙是什么变的?都是这小蛇,九转阴阳,才



变成了龙……

老冬狗子金富海表演兽舞，只见金富海的嘴一下子歪向左侧，嘴角立时就扯向耳根，嘴扯起来，鼻子也歪向一边，右脸成多皱的兽形。由于左脸变小，右脸便胀大成了兽脸儿。目光野性、生猛……这就是虎，不必人说，岸谷隆一郎也看得出来。说是他祖传下来一本学禽兽舞蹈声音的古谱叫《高兴》，这祖谱失传了，但金富海能学得下来，每一动作便酷肖一种野兽。

岸谷隆一郎坐在榻榻米上，听着曲子。这是来自日本国的曲调，曲子幽幽怨怨，充分表达日本人发自肺腑的“物哀”精神。岸谷从军前是个教授，教授日本文学史。当他在课堂上对学生讲述日本古代文学史时，有些心虚。日本文学有摆脱不掉的尴尬，对于外来文化的认同该是多是少，总使教授们大伤脑筋。有人说，日本人是从中国大陆学来的文化，你看无论是和歌、俳句，还是长歌，都有中国诗词歌赋的影子。但也有人不那么认为，说，中国有什么了不起？当你乘坐军舰，蜷缩在漆黑一团的甲板上给海浪颠簸两天一夜登上支那大陆，你就得唾弃中国文化，它不是你的什么母体，只有日本文化才是至高无上的，此时你宁可承认西方文化给了你更多的滋养，你喜欢那种分析精神，不像东方人那么注重神韵，不那么在意文化的华美，更注重的是文化的理性内涵。日本文学在几百年的讨论中，总是讲求“物哀”、“空寂”、“闲寂”；只想显得与中国文化不同，更给文学添了一层暧昧，添了一点含蓄、暗示、象征。最可恨的是文字，日本人不能脱离母体文字，只要是一些很深刻的东西，便得复古，金钩铁划的笔法让你一次次不愉快地想起古文字的起源。难道日本就不能从中国



的巨大阴影里走出来吗？一条长长的岛，岛屿上满是碧绿，浓浓的雾霭像是稠得化不开的梦，在田畦上流淌，田头上耕牛缓缓而行，种下的禾苗是有生命的，倏忽间从远山扯来浓绿，传来梦境，声递一声的鸟儿啁啾，溪水的哗哗絮语，回荡在深山幽谷。细腻柔和的大和民族，踏上这块陌生的土地，怎么做一狩猎梦呢？三个老冬狗子的叙述讲出了狩猎文化的可怕与血腥，岸谷隆一郎从叙述中看到了嗜血的本性，人类是从土地上慢慢诞生的、苏醒的，站起来，直立行走，不同于一切野兽的直立行走给人类以庄重感，他们感受到了与野兽的不同。在篝火旁，他们舞蹈，他似乎看到了《高兴》古谱中描述的所有内容。无疑地，这是最原始最本初的生态，谁脸上扮出的野兽形象最像，谁就最聪明，谁就最有本事征服那野兽。岸谷隆一郎很惊异，那些故事描述的人物是炮手，是赶山人，是挖参人，是放排人，但他们都有岸谷隆一郎捉摸不透的宽广胸怀，在征服野兽与大山时，还有深深的歉意与柔情，那是岸谷所不能理解的。浓得像梦境一般的田畦是他熟悉的，和歌从那田畦里生出来；俳句截断了文化与生活的联系，只满足人的眼前情绪。到处都是清澈的小河，河水里生长着长长的细瘦的小鱼，连鱼都是纤细苗条的，都是那么有味有趣的；在弯弯的犁把插上一束野花，眼看着它在湿润的泥土上摇颤，在犁把上渐渐地枯萎，在翻泛着波浪的土地上委曳。以为它真能枯萎吗？那你就想错了，黄昏近暮，晚归的农夫拿着那一束花儿，冲进雪白的小屋，对女人喊：看啊，花开了，花开了！花受了雪水与雨露的催促，才开的。把花束小心翼翼地插在花瓶里，那瓶子……不对了，那瓶子仍是让你想到了中国，想到支那大陆，瓶子上刻着一句诗，就是中国人的诗，一个踏雪归来的老翁骑一头驴，上面只写一句诗：能饮一杯无？要是真能



把日本与中国分开,真能把日本人与中国人分开就好了。岸谷心神恍惚,看街上的中国人行走,与日本人没什么两样。他去伪满洲国国高教课,看那些中国人一式剃成了光头或是短头碴儿的小平头,一律身穿小立领的学生制服,恍惚又到了日本本土课堂,他讲课也用日语,是头一个坚持所有的文字都用日文语言表述的教授。学生凝视他,岸谷的心很平静,努力从那些千篇一律的学生脸上寻找不同,与大和民族相同的一张张脸,脸上没有表情,没有日本学生听到了精妙处的惊喜,也没有那呀呀的惊叹。他想到了日本文学提倡的“和魂汉才”,更有人提倡“和魂洋才”,那意思是说,要保存大和民族的灵魂,尽力使用汉人的才能,或是使用洋人的才能。这是文学的出路吗?岸谷隆一郎看到金富海学《高兴》古谱时的神态,他做出的虎吼,令岸谷的心猛地惊悚,心跳加剧,一瞬间不再是老冬狗子,嘴角歪向一边,真像是一头猛虎。人的嘴角真能歪向一旁,直扯向耳根吗?岸谷隆一郎在卧室内,趁无人时面对着镜子学,嘴角无法扯向腮旁,那不是常人能达到的角度。老冬狗子的嘴角扯向腮,左眼似闭非闭;右眼如虎般怒视,充满了嗜杀的欲望。是渴欲的虎,是饥饿的虎,正要向一切食物扑击的猛虎。虎嘶声从嘴里吐出,也是惊心动魄的,嘶嗥是干吼,令人心悸。岸谷隆一郎无法忘掉老冬狗子的脸,一半是人,一半是兽。他从前读哲学书籍时,总是认为,人在自己的躯体与精神上不会同时出现两种属性,既是人,又是兽。历史的文学与作品总是在告诉人们,人在人性与兽性间徘徊,一会儿一变,他既能做野兽,又能做人,但决不会一人同时兼有两种特性。人类再努力,也只是在人性与兽性间徒劳地挣扎。老冬狗子的左半张脸是平静的,挤闭着的眼睛是一种满足,是一种娴静。岸谷发现,只有这半张脸上的平静



达到了忘我的境地，另半张脸才会出现那凶残至极的残暴，才能有猛虎渴血嗜杀的欲望。这真是奇异。他当时很冲动，下次一定要拿一部相机，把老冬狗子的虎啸神态拍下来，留做档案。

岸谷隆一郎睡不着觉，他一直睡不着，想苦苦寻求一个方法，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，他要去狩猎，带领二十万关东军去狩猎。那是一个大大的狩猎队伍，要在广袤的森林里寻觅，在森林脱下绿衣披一身枯骨站在凛冽的寒风中时去狩猎。狩猎队伍的人都有这半张虎脸，有兽性的渴望，圆睁的双眼瞪着，瞪视着树林里的一切生灵。穿着与日本人一样的军衣、拿着与日本人一样武器的野兽，隐藏在树丛下、草窠里，正伺机咬死日本人。但冬天一来临，树林不帮他们了，只帮关东军，要趁那时狩猎，屠杀他们，杀光他们。

当初来支那大陆时，岛人都看着那一张地图，心一次次激跳，支那大陆太大了，一条长长的岛屿真的不能与它相比，染绿如海的都是森林，这有多大啊？来支那大陆测绘的人说，树林是没边没缘的，走进进去后要一次次在树上砍下记号，不然就只能淹没在树林里，化成一堆枯骨，一生一世也走不出来。躺在树下听风啸，树梢在风中摇荡，一摇一晃就荡出去十米八米远，树林呼啸，尖啸惊心动魄，令你畏惧。你怕，真怕那树林。树林里有许多野兽，本土人没听说过、也没见过的野兽是树林的真正主人，主宰着整个森林。鸟儿啁啾，一直在树间回响，忽地万籁俱寂，你再看，从树丛间探出了头，一颗颗美丽无比的头颅，那是梅花鹿，是鹿群。见过鹿群吗？在本土上，你见过最多的鹿有多少？一百只，一千只？没见过吧？树林里、藤蔓间都是鹿，大大小小的鹿，有八岔犄角的公鹿，还有母鹿，小鹿……忽地万蹄俱飞，鹿像是一群小鸟一般地惊飞走



了,再看树丛间,豁然两分的草窠里走来一只美丽斑斓的猛虎,它懒懒洋洋地走来,对着跑去的鹿群悠闲地长长地打上一个饱嗝。谈话是在酒馆里进行的,日本的小酒馆是产生美梦的地方,温情,闲散。耳边回响一次次哀声歌唱,唱的是那个理想,那个武士永不能实现的理想。长刀钝了,手臂侵蚀了坚实的肌肉,不能再与人比拼武力了,英雄迟暮,成了风烛残年的老人。人唱时忽地满面皆泪,平添出渴望,既是老了总要颓硕、衰弱,不如就在年轻时轰轰烈烈地做一番事业,在这块大陆土地上寻觅狩猎的美梦。一个学生曾经很认真地问他:为什么日本没有狩猎文化?我们的狩猎文化在哪里?武士道精神就是狩猎文化的表现吗?是不是太抽象了?它往往只针对着自己的内心,没有具体的人文的对象,不像中国大陆的狩猎文化,具有征服自然的力量。为什么会这样?岸谷告诉他:你错了,日本绳纹时代的文化就是狩猎文化,泥陶上的粗大绳索就是捆系野兽的武器。武士道精神比狩猎文化的英雄典范更可怕,要征服你的内心,这更不容易。与野兽相争,无论你有多弱小,软弱只产生在你心里,惧怕来自你的内心;你能战胜自己,用武士道精神对付你自己,灵魂敢于出手消灭自己的肉体,还有什么能让你惧怕呢?物哀精神是我们的哲思,我们为草木一秋而叹,为生命的不堪重负而叹,这是日本文学的精髓。我们与德国人不一样,他们误用一个理想来作为战争的目的,理想是可望而不可及的,一旦你以那个理想为目的,战争本身就显得滑稽、可笑。谁能拿这个世界上的一两个民族做垃圾,以清除这个民族作为战争目的呢?德国人说他们是优秀民族,把日耳曼民族当做优秀人种,那种屠杀明白地告诉你,只为了杀人,杀人成了战争的目的,把人当垃圾一样清除掉。这理想并不可靠,理想凭什么去完成?民族战



争其实只满足私欲,你要占领一块土地,以你的私欲为惟一目的,占有它并掠夺它,使它成为你的沦陷地,使那里的人成为鹰犬,成为你的家禽,这是惟一目的。日本人只是担忧,有那么一天,富士山会在火山爆发中慢慢沉下海去,日本列岛就沉没了,那时,你到哪里?岸谷为那个学生的问题找了一下书籍,想对中国的狩猎文化有一个了解。但奇怪的是,中国的书籍中没有细说狩猎文化,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,对中国文化有着细如丝缕的描述,但没有一本书写中国人的狩猎文化。在一本小书里,岸谷隆一郎看到了爱斯基摩人是如何在冰天雪地里猎获野兽的,那是生存的猎获,人们用武器杀死白熊、海豹、紫貂,把毛皮剥下来,套在自己的身上;把肉堆放在冰窖里,堆积如山,在寒冷的冬日里用来果腹。屠杀使生命交换位置,冰天雪地里生存的野兽在狩猎过程中失去了生命,在冰天雪地里无法生存的人类因为狩猎才获得了新生。一个日本医学家写书说,人类因为有了狩猎,才有了肉食,肉食使大脑更发达。要真的是大脑发达了,才能活下去,能进化,能生存,是不是狩猎的屠杀就很正常了呢?人类总得活下去,不是野兽生存,就是人类生存;二者中间,如果必须有一种族、一种类得灭亡,总不能让人类灭亡吧?生物学家山本川雄说,人类发明了火,并不是一个大进步,人类的巨大进步在于用火来烧烤猎获的兽肉,兽肉有丰富的蛋白质,有极丰富的营养物质,养育了人类的大脑,使得人更聪明,更敏捷了,进而才能更多地猎获野兽。说到底,是狩猎使人类得到了进化。

岸谷隆一郎对自己说:你要带领关东军完成这一次屠杀,把所有在山林里虎视眈眈的野兽屠杀干净,心就不会再起波澜了,你的心就能获得大平静,就可以放下武器,让这里



成为中国远古孔夫子说的那种大同社会了：人人都老有所养，幼有所育，夜晚不用闭户，白天路上丢了物什也没有人捡。一定要屠杀，屠杀尽这些野兽。

什么是大森林呢？你不去看，根本就不会明白大森林的浩渺，那种无边无际的大，是森林的本色。林子里有小铁路，这是南满、北满铁路，日复一日地从山里往外运输砍伐下的原木，小火车的动力不足，它喘着长气，吃力地向坡上爬，原木压得它长喘不已，不时地咳嗽，吭吭地长嘶。偷偷测绘过中国整个东北山区的地质学家野田贺说：这是一个长满了毛发的野人，要给他剃一剃毛发，洗去身上的尘垢才行。浑身长满了毛发，一身尘垢，让我们惊惧、害怕，怕他是一个巨兽，伤害我们。帮他剃了毛发，使他看上去不像是野兽，只像是家禽什么的，或许会生出亲近感来，这怕也是一场战争对于我们的真正意义吧？他身上的尘土就是地下的煤炭，毛发是森林中的原木，我们需要那毛发，需要那尘垢，日本本土很需要。

夏天就得贮藏食物，准备过冬，天要一天比一天冷了。一到了冬天，日本人要来讨伐，屠杀抗联，抗联只能躲在深山里，躲在山洞里，躲在地窖子里。像野熊一样舔食自己的熊掌；熊掌不能给它温饱，只能给它安慰。它忍饥挨饿，外面是冰天雪地，没有一丁点儿食物，找不到食物，只能吃自己的手掌，拿掌当食物。厚厚的肥肥的熊掌经过一个漫长的冬天，给舔食得只剩下薄薄的一层皮了，几乎能看得到血筋，很痛。但没办法，只能舔食熊掌。待到春天来了，它才能再到那化尽雪的泥地上寻找食物。他们要打一两个村公所，~~夺取粮食~~把粮食藏在山洞里，藏在窖子里，准备上几个密营，~~靠这些密营里的粮食熬过冬天~~，那些密营就是他们的“熊掌”，~~三冬~~三冬。